

系情俩依依

(台湾) 陈怡璇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

系情俩依依

(台湾) 陈怡璇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1990年10月 福州

系情俩依依

(台湾)陈怡璇著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 27 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9 印张 202 千字

1990 年 10 月第 1 版

199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3000

ISBN 7-80534-265-2
I·240(国)/05 定价:3.55 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系情俩依依》是台湾新锐作家陈怡璇的一部新作；文风酷似岑凯伦，是近来仅见的一部可读性极强的言情小说。

故事一开始便以强烈的悬念攫住读者：英俊潇洒、知书达理的富家公子方筠霖，从不爱追求女人，却被众多女人追逐、包围，累得竟连个喘气的机会都没有；而他老爸，麦格建设公司的总经理方积豪却乱点鸳鸯谱，命令方筠霖追求麦格建设公司设计部女经理朱玫。

方筠霖不敢忤逆卧病老父的心愿，只得违心地答应向朱玫求爱，并接任公司总经理。但方筠霖却认定从未谋面的朱玫是个贪婪的女人，便化名孟正杰，扮作卑微的公司警卫，让朱玫拒绝他的求爱，以便向老父交差；同时，将朱玫所兼管的开发部工作交由表妹余紫兰接替，恶化了朱玫的心境。至此，情节波澜迭起。

朱玫羞愤难言，竟迁怒于貌美的余紫兰，精心安排了一个又一个的“报复”游戏，令余的未婚夫沈立平落入圈套，教余紫兰饱尝失恋之苦。而朱玫与方筠霖却因此坠入情网。几经波折，风华绝代的朱玫无法抑制内心的激情，终于接受了孟正杰（即方筠霖）的爱。然而朱玫的报复游戏，却让沈立平深深地恋上了她。恰巧，朱玫又辗转得知孟正杰即是方筠霖的化身，以为自己竟是他爱情游戏中的娱乐对象，一时悲愤交加，风波又起。

究竟方、朱、余、沈结局如何？故事将带着读者步入一个更富戏剧性的爱之漩涡。

本书情节曲折，悬念环生，人物众多，妙语纷呈，读来轻松活泼，是茶余饭后的一种极佳的消遣性读物。

麦格建设公司，是一座十五层楼高，有着城堡外观的雄伟建筑物；它本身就是个优美而具有说服力的活广告，尤其在入夜灯火通亮时，远远望去就像个梦幻般的奇景。

企业家方积豪可以说是建筑界的一匹黑马，在经济低潮的当儿，财源仍能滚滚而入。虽然麦格建设公司起步较晚，但在方积豪卓有成效的经营下，短短的几年内，即在同业中脱颖而出。

这位六十五岁，细瘦身材，财富多得数不清的老人，有许多传奇性的事迹。在他二十五岁时，才拥有自己的第一间公司，一家称不上规模，只有两个职员的小小公司，没有几年，即仿佛吹胀的汽球般，从两个人不断逐年增加；而目前在他关系企业网下的单位就有十几家之多。

所有见过方积豪的人，几乎无不被他充沛的精力所折服：他一天睡四个钟头仍然精神奕奕，随时都能全副戎装赴战。

但是现在这位不知疲倦的老人，正满脸怒容地躺在特等病房里，盯着一个态度悠闲的青年。他这火药味十足的愤怒，如果是在他的公司里，早已令他的部属吓得双腿打颤，但那名年轻人对他凌厉的眼光不以为意，只报以自在的微笑。

“你给我仔细地听着！在十分钟之内替我办好出院手

续！”方积豪说，“不然我可要拆烂这医院！”

“老爸，你的儿子不接受威胁。”

年轻人脸上的笑容加深：这个火气十足而又武断的老人，才是他一向所熟知的父亲。

当方筠霖闻讯赶来医院，乍见方积豪的那瞬间，着实被他憔悴的外表吓呆。清癯的脸上苍白如纸，锐利的眼睛紧闭着，身子一动也不动——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失去生命。在急诊室中看护了三天，直到昨晚才较清醒，谁知他一有了意识，便直嚷着要工作。

“你不听我的话？”方积豪双手无力地挥动着。

方筠霖心惊地看着父亲手臂上暴起的青筋，没有什么肌肉，皱皱的一层皮附在骨头上面，是那么瘦弱，似乎已不满一握。他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未见到父亲，没想到他的身体状况竟变得如此差。

“你到底听不听我的话？你现在就去办出院手续。”方积豪不耐烦地说，双手仍不停地挥动着。

方筠霖倾身向前，握住父亲瘦弱的双手，眼中流露出关切的神情。

“听，我听，但除了这一桩外，全听你的。”

方积豪听了方筠霖的话后，眼睛眯了起来，脑子迅速地转动。每回他眯起眼睛，即意味着做出决定，心中所转的念头占有极大的重要性。

“小子，你真的愿意为我做任何事？”

“不错，如果你能暂时忘记你的工作，安静地休养。”方筠霖佯作无奈地耸耸肩，嘴角却掩不住一丝笑意，“老爸，您已整整咆哮一整个晚上，又一整个早上了。可怜的护士小姐愁眉苦脸地来过好几趟，求您把音量降低。”

方积豪先是皱了皱粗黑的双眉，接着，想一想，也忍不住感到好笑。

“那个脸上长着雀斑的护士，我可得再吓她一次。她竟敢对着我吼，说我是全医院里最健康的人，根本不是病人，心脏好的可以在圣母峰上跳舞。”

方筠霖大笑。目睹一向颐指气使惯了的父亲，被娇小的护士不客气地指责，而表现出惊异表情，差点没把他给笑岔了气。

“总算也有不怕你的人。”方筠霖故意提醒他，“别忘了这里不是您的王国。”

然而方积豪接嘴的话，却让方筠霖的笑容倏然止住，嘴巴在惊愕中忘了合上，张得老大的，显得相当的滑稽。

“给我听好，我要你去追求公司设计部朱经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方筠霖不敢相信地瞪着方积豪。即使有人告诉他太阳是冰冷的，他也不会感到如此震惊。

“你没听清楚吗？”方积豪双眼一翻，“还需要我再说一遍吗？”

“老爸，您该不是认真的吧！”方筠霖叫嚷了起来。

方积豪吮了吮嘴，神色十分笃定。

“我可没什么好心情跟你开玩笑。”

“但是……为什么？”方筠霖皱着眉抓着浓密的头发，“我快被女人包围得连喘口气机会都没有，你竟然会要我去追求女人；再说向来只有她们找我的份，没有我主动的道理啊！这是个玩笑吧？”

方积豪带着审视的目光，打量着他这个英俊、聪明，而且很具独立个性的儿子。

筠霖是他唯一的独子，去年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，即在当地找了份工作，做得挺起劲，似乎有在那里定居下来的意思。如果真的如此，他偌大的事业岂不后继无人。为了让筠霖留下来，继承他的事业，方积豪早已拟定了计划，现在他可得善加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

在他的计划中，筠霖需要有个得力的好妻子。他这个儿子什么都好，就是有个大缺点，那就是心性浮躁不定。他没办法放心得下，若是有个能干的媳妇，在旁协助，鞭策筠霖，那么他就可以安心颐养天年。

去年筠霖取得博士学位时，他便已开始着手策划让不轻易妥协的筠霖，放弃他的工作，克绍他的衣钵。

这一年他没有闲着，也不认为他的计划行不通。他在暗中不断地物色媳妇人选，而就他所见过的女人，没有一个能及得上朱玫。她可以说是女人中的佼佼者，不仅仅漂亮，而且很懂得使用头脑。朱玫一定可以将他这蛮不在乎、吊儿郎当的儿子，驯得服服贴贴。

想到得意之处，方积豪不禁有点眉飞色舞，为他的计划快能实现而雀跃不已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方筠霖偏着头，狐疑地看着方积豪脸上神秘而又得意的笑容。

方积豪神色一敛，脸上又罩上寒霜，以一种毫无商量的口吻说：

“我只准备给你两种选择，一是立刻替我办妥出院手续，一是将我属意的媳妇娶进方家。”

“嘿！老爸，你要我娶一个不知道长得什么样子，也不知道我们是否处得来，更不知道是否有相同兴趣的女人？”方筠霖声音不可置信地高昂起来，眼睛吃惊地瞪大，“我没

听错吧？”

“你听力绝对好得很。”

方积豪声音平平板板的，一点也不被方筠霖的抗议所惊扰。方积豪很清楚自己的体力已近乎衰竭，尤其是最近半年更有力不从心之感，常常突然间呼吸困难，视力模糊不清，所有老年人常患的症状，皆不可避免地在他身上出现。

是到他退休撒手的时候了，是该把事业交给筠霖的时候了。他必须为筠霖找个适合的妻子，让懒散惯了的筠霖有个得力的帮手。

方积豪从不介意用点要胁，只要能达成他的意愿，他不忌讳任何可行的方法，即使是条苦肉计。

方筠霖苦着脸，心里还抱着幸免的希望看着父亲。

“有第三个选择吗？我想我会对其他的选择不感兴趣些。”

“没有。”方积豪以不容他逃避的坚决口气说，“现在就答复我。”

方筠霖沮丧地闭了下眼睛，心中纳闷极了，向来明智的父亲，怎么会有这种荒谬的念头。

“我在等你的答案。”方积豪催促地说。

“给我时间考虑。”方筠霖用拖延战术。

“不行。”方积豪一口否决掉，不让方筠霖有闪躲的机会。

方筠霖坐到方积豪的床边，试图说服父亲放弃他那一厢情愿的想法。

“如果您急着想要个媳妇，我保证我的电话簿里任何一个女人都绝对比您那个什么经理来得好；找个时间我把她们

一个一个地带来见您，任凭您怎么挑选，我敢说她们不论是人品还是家世，绝对是一流的，一定教您满意，不会令您感到失望；在您看过她们之后，便不会再认为您那个什么经理不错了。”

方积豪一边听一边摇头，等他歌声后，才意味深长地看着比他高出一个头的儿子。

“孩子，我不只是想要个媳妇而已，我还要个商业人才；而朱玫她完全符合了我的理想，很难找出具有她这等特质的女人了，坚韧、果决的魄力绝不输于男人的女人……”

这下轮到方筠霖摇头，方积豪每多说一句，他的头便多摇了一下，方积豪尚未说完，他已跳了起来。

“老爸，恐怕我们对女人的品味有很大的差距，女人就要像个女人，温驯、柔顺。如果那个叫朱玫的女人，真如您所说的这般恐怖，请您别让我作选择，我无法想像讨个没女人味的女人，是个怎么样的惨状！您不会没有同情心的，我一生就这样被糟蹋了吗？”

朱玫没有女人味？方积豪想，还是让筠霖自己去发掘事实吧！绝没有人会怀疑朱玫的女性特质，她绝对是个百分之百的女人。

方积豪面无表情却暗含要胁地说：

“我想你是要我走出这医院啰！那好。虽然我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，不过，我会尽可能要求自己，在你办妥出院手续前我自己下床。”

方筠霖在病房中踱着步，又是搔耳又是抓头：“您知道我不会让您出院。”

“要是你接受我的安排，我便可以安心地放下工作，到加拿大与你母亲团聚。你母亲一定很高兴我能陪她。她嚷着

要我丢下枯燥的工作已有好几年了。有你母亲的照料，我想我的病会好得很快。”

在方积豪软硬兼施下，方筠霖被逼得简直无法招架，看来不做决定是不行了。方筠霖想了想，神情凝重地说：

“老爸，我不会轻易草率地决定。不过我仍会尊重您的意见，请给我些时间，我答应您尽量去接近那个叫朱玫的女人；至于将来如何，只有看以后的情形而定了。”

方积豪考虑一下，他知道这已经是方筠霖所能做的最大让步。

“可以。”

虽然方积豪应允，但有他的用意。方积豪了解他这个儿子言出必行，既然允诺去接近朱玫，即使筠霖再怎么情愿，也一定不会食言。他有信心，相信儿子必定会被她所吸引；朱玫不仅仅只是他心目中的良媳，更是所有男人心目中的佳妻。

“我可不保证我一定能忍受得了她。”方筠霖甚感懊恼，嘟囔着说，“我向来不喜欢男性化的女人，女人一减少了柔媚，就不再叫女人了。”

方积豪积压在心头的大石一放下来，感觉轻松不少。他有趣地看着方筠霖仿佛要上刑场般的绝望神情，心想，孩子啊！等你见着朱玫后，只怕会因为对她有过的错误判断而失笑，要是朱玫知道有人说她男性化，不知她会作何感想？

方积豪看着方筠霖说：

“小子，别太自信。令我感到没什么信心的倒是你！我担心人家看不上你。这个你认为男性化的女人，后面可不知排了多长的队伍，等着获得她的青睐呢！”

方筠霖嘴角往下撇，不相信方积豪所言；一定是父亲夸大其辞，太抬举了对方。一个像男人的女人天晓得她会好到哪去，老爸铁是昏了头，才会觉得对方不错。方筠霖无精打采的，虽然说他心里已有最坏打算，不过他仍祈求那个女人不要太让人难以忍受。

不知道那个叫朱玫的女人，是否知晓父亲的决定。要是她不知道，他可以让她不喜歡他，那他既不违背父训，又摆脱掉那个女人。可是他接着想到，若是对方知道，而且默许了，那他该怎么办？父亲总不会在对方一无所知下，让他一个人唱独脚戏吧！

也说不定正是朱玫在后面推动的。她使尽浑身解数，极力地讨好父亲，所以精明的父亲才会在不察中掉入了她的陷阱，迷糊了起来，以致有了这个荒诞之极的想法；而她的目的不外乎为了个“钱”字。方筠霖愈想愈觉得有这个可能性。

“怎么？你尚未开战，就想弃甲了？”方积豪揶揄地说。

“你尽可放心。”方筠霖认为他的想法一定不会有错，“即使您的儿子长得又矮又丑，脸上五官全粘到一块，她仍然会笑脸相迎，说我又帅又潇洒，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出像我这般风流倜傥的俊男。因为我有多个金的老爸。”

“你的形容真有趣啊！”方积豪闻言开怀大笑，“如果说朱玫绝非你所想像那种贪婪的女人，你会不会感到非常失望？”

“您有没有想过，也有可能她并不如您所说。她可能非常贪婪、造作；而她所表现出来的，让您赏识的优点，全是为了表演给您看的，并不是她真正的本性。”

“不要借故找托词。”方积豪不高兴地说，“我相信我眼睛所见的，也相信我的阅人能力。”

“您暂时摒除对她的好感，客观地想一想，她为什么会甘心任您操纵；对一位她从未谋面的男人，她的表现是不是太令人可疑；她的出发点是什么？在未曾见过我、了解我之前，便一口答应嫁给我；您仔细想想看，她……”

“嫁给你？”方积豪诧异地截断他的话，“谁说朱玫答应嫁给你了？”

“您不是叫我娶她吗？难道您不是已经取得她的许诺了，就等着我同意……”

方积豪大笑不止。方筠霖嘎然停住了口，难道并非如此吗？

方积豪的笑声持续几分钟后，才好不容易稍微歇住。不过，他边说还边咳边笑着。

“我只说要去追求朱玫，把她娶进方家，而这却要看看你是否有这番能耐了。至于朱玫方面，我并没有说她答应嫁给你，她甚至还不知道我希望她成为方家媳妇的事。你怎可武断地认为，对男方一无所知下，她会轻率地决定终身。要是真如你所想，倒还省事，坏就坏在她跟你一样的顽固。”

虽然方积豪这么说，方筠霖依然认为朱玫一定是个表里不一的女人；只不过她于言行举止上具有相当的技巧，也很小心，没让父亲识破的。不然，他什么时候听父亲赞扬过哪一个女人来着，父亲不是常埋怨说女人永远成不了大事吗？这一次要不是朱玫投父亲所好，怎会如此轻易地改变了父亲的看法。

方筠霖心思飞快地转动，只要能证明朱玫是个拜金者，父亲总不会再坚持己见，要他娶个贪婪的女人；一想到不久

后即可让父亲明白真相，不由得令方筠霖精神一振。

“小子，你仍不信服？”方积豪一点也不担心地说，“你信不信都没关系，你只要记住，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。在见过朱玫后，你自然会同意我所说的话。”

“如果有一方将会感到失望，恐怕那个人会是您，父亲大人。”

“希望你这信心不会夭折得太快。现在，第一个问题我们算是沟通了，再接下来，我们谈谈有关移交一事……”

方积豪话音未落，方筠霖已反应激烈地说：

“别把我算上，我有我的工作。”

“这个问题我们已争论了一年多，我只有你这么个儿子，我所能信赖的也只有你。”方积豪伸出骨瘦如柴的手，欲用温情安抚急躁的儿子，“我的双手已不再有力，是你该扶持我的时候了。难道你忍心看着苍老年迈的爸爸，因为不能把事业托付给亲爱的儿子而忧心吗？你不是很希望我能抛下重担，安享天年吗？”

方筠霖尽量不去看父亲恳求的眼光；只要一与父亲的目光接触，很可能会使他失去立场，心软地点头答应父亲的要求。

“老爸，您太夸大了。您并不苍老，您仍有许多年可以冲刺，仍有不亚于年轻人的干劲，休养并不就表示必须完全放弃事业；您可以不必亲自参与公司的事，将它交给可信的部属，隔几天查看报告。”

“孩子，你跟我一样很清楚我的身体状况，过去我体力透支太多，这会儿似乎全用光了，再也聚不起一点力量。而我也不愿意强迫你做不想做的事。在这之前我不就一直任你

做想做的事？如果不是因为我身体大不如前，以我好胜、好强的个性，也不会肯让自己无所事事地赋闲在家。”方积豪的声音一下子苍老许多，“至于你所提的方法根本行不通，你刚才还在说我有可能会看错人。而实际上，除非把事业交给我自己的儿子，否则任谁我也不信任。一位聪明、能干的人，通常都会具有私心。你说说看，要是我将事业委托给别人的话，我该选择聪明的人呢？还是反应较迟钝的人？交给平庸的人我不放心，他可能无时不被欺骗、上当；交给聪明的人，我更不能放心，他的私心有可能变成可怕的野心。让一个野心家呆在公司里，你想想看，后果会是如何？”

方筠霖大感为难，若是他同意接下父亲的事业，不啻于向轻松无挂虑的日子告别，以后的岁月将被繁忙、快节奏工作填满，摆脱不掉林林总总大小事情所带来的压力。就像父亲一样把大半辈子耗在工作上，鲜有自己的时间，这不是他所要的人生，他不要被拴住。

“我不能……”

“你不能放弃你的工作，”方积豪挥手打断方筠霖的话，“却能让自己的父亲焦虑不安。儿子啊儿子，你真不能设身处地地为我想一想吗？就算你因此做了很大的牺牲，而这牺牲是为了你的父亲，难道不值得吗？我全心地待我儿子，我儿子难道不能以同等之心回报吗？或者是你认为我不值得让你全心待之？不值得为我做某些的牺牲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方筠霖苦笑，他被方积豪咄咄逼人的言词塞住口，一时讲不出适当的话来。如果他说值得，即陷入了父亲所撒下的网，可是他怎能说不值得？

方积豪根本不让方筠霖有喘口气的机会，紧跟着又说：

“所谓孝道，即是为子女者，不可违逆父母。如今身为父亲的我如此求你，你真铁下心不让我了却这桩心事，不让我早日安心……”

方筠霖叹口气，他知道在父亲犀利的言词下，过不了多久，他一定会答应父亲举手投降的。

金黄色灯光映在米色调的房内，与外面的雨声、风声相较，显得异常的柔和、恬静。

朱玫眼睛停驻在电视上，脸上的神情相当凝重。随着剧中的情节，她手心的汗水愈冒愈多，拳头愈握愈紧，指甲几乎陷进了肉里去，她却一点也没感觉到痛。朱玫整个心神全放在戏中那个瘦小的，受尽欺凌却相当勇敢的小男孩身上；她眼中闪动着泪光，到演完时泪水已爬满她整个脸庞。是什么让她如此感动？实际上，戏中的剧情再平常不过了。小孩的演技也并非很好，只不过在那个小孩的身上，朱玫看到了自己，看到了过去那寄人篱下，看人脸色行事的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，看到了兄妹俩在人前怎么保护自己，而在人后却偷偷哭泣的情景。

朱玫站了起来，走向落地窗，拉开了窗帘，任由身后的电视开着，此时她需要点声音；她身上穿着宽长袍子，领上、袖口绣着花朵，左下摆绣有一双翩然飞舞的彩蝶，长袍将她修长有致的身材掩盖住，只露出纤细、白皙的足踝。

透过玻璃向外望，豆大的雨滴绵密地下着。虽然外面下着雨，而在灯火辉煌的城市，看起来仍相当的热闹，不受风雨的影响。

朱玫身体倚靠着长窗，将脸贴向冰冰凉凉的玻璃上，盯着雨滴，看着它不停地滴落。渐渐的，她的眼睛穿透雨幕，

游离到另一个下着雨，而又晦暗的地方——她闭上眼睛，一种极为熟悉，似乎是昨日的感觉，朝她逼了过来——空气中弥漫着阴沟味，暗淡不明、摇晃不定的灯光，湿冷漏水的房子，一有重量即吱吱作响的木床，吆喝的斥责声，疼痛的脸颊，给她留下痛苦的回忆。

朱玫猛地睁开眼睛，眸中盈满着惊悸。她捶打了下窗门，对着黑沉沉、下着雨的暮色喊：

“你为什么不能搞清楚，过去那个屡受挨打，老常挨饿的女孩已经不存在了。记住，你现在是麦格建设公司的设计师，开发部的经理，拥有着美好的前景，不愁吃、不愁穿，苦难早已远离你了……”

似乎要确定它的真实性，她回转过身体，面对着高雅、豪华的卧室。

“看，朱玫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，美丽的吊灯，柔软的沙发，漂亮的大浴池，迷人的床，它是不是就像你多年来梦中所编织的城堡，它们是那么的真实，它们不再只是你的虚幻，柜子里的昂贵的衣裳，不正是你一直渴望的吗？它们全都是你的……”

接着，她视线落在放置床头柜上一排大小不一，有坐着的，有站着的，不下二十个精致的洋娃娃。

“你再看清楚，现在，你能，而且可以拥有一大堆的洋娃娃，那个只能躲在一旁，看着别的小孩玩洋娃娃的小女孩已经随着过去埋葬掉了。现在，你要的是现在，受公司器重的现在……”

朱玫悲切的语声，夹杂在电视声、风声、雨声里，是电视剧中的小孩勾起了她的过去。有一段时间已不回想过去，她已经很成功地摆脱掉过去的阴影。今夜她为什么又打开电